

新  
唐  
書

三八

新

書

書

三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宋

祁

奉

敕

撰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  
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益廷或聽或置班  
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  
得其中漢无策何以言之策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  
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  
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  
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  
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  
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  
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  
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  
國又安胡寇益希䟽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  
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  
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

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荑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其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畜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无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屢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躡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

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壁言諸蟲豸蜴蜥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官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股一斛，歲少四五百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晏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餘力薄，村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覲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剋弱，天下雜然盜

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麗三軍万夫環旋翔佯惶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蕞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皇觀棄有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嵩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

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塋美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嵩三州度要募卒以守且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述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云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闊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毒縣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虎視衆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持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

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无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  
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  
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群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  
什鉢苾勿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処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文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  
斬其使取牛羊萬餘処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  
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万人秦  
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三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  
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  
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  
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  
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  
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散并說還五  
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  
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



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詣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  
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  
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  
餘資立鉏馬多整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湏求  
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貨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崖之求也四年頡  
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目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  
公環太常卿鄭元璫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  
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  
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  
特勒執寒等厚與金還之大目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  
晟共擊之晟後約大目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  
大目沒士北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  
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  
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  
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徂其歸并州總管襄  
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顥獻俘五千虜陷大

震關縱兵掠弘州物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sup>黑</sup>薛君璋等小小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sup>渭</sup>州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并地剽<sup>剽</sup>係騷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明意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次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外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中書

侍郎字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  
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其兩弓矢皆弛亞遂解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均請  
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轡遏匈奴今可  
用帝使桑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  
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  
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胡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  
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  
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井州攻靈州轉  
擾潞沁李靖以兵出路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  
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  
谷設掠綏州靖和去敗并州數縣入隲郡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  
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  
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拜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  
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

月頡利自將十萬騎龍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訪德與戰涇陽獲侯斤  
烏沒斂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  
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  
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  
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  
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  
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  
我思孰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  
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无所畏又盛立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  
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  
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  
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  
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  
長孫无忌李靖靖替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  
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

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王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實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貶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无礼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辟夫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皆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久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眚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飢哀斂苛重諸部愈貳文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

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實奚渠長  
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  
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  
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摠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柰特勒帥所位來奔捷書日夜  
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皇太后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  
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  
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  
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  
一人或當與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  
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  
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  
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土復定襄  
恒安地斥墻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  
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  
朝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

民暴未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道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田結侯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合設奔高昌旣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厲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歟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豫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瘠帝見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恠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皆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豐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老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



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寡義自歸請乘籍降俘內充豫閑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卽且光武



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颉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為將軍即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具入長安自藉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因捶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勞己以憂人則系祿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